



张保生：《世界贸易宪法》译后记

时间:2005年8月4日 作者:张保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 来源:美国政治与法律网

通过翻译此书,除对WTO的结构、功能和改革趋向有了比较深刻了解之外,我们对美国学者的治学态度也有一些深切体会。本书注释占了十分之八的篇幅,正文只占十分之二。美国学者有言必注,极具匠心,唯恐哪句话别人说过而未加指明,这样做有避免剽窃、学术透明的好处,与国内一些学者大搬他人文字却脸不红心不跳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不过,运龙从美国文化背景出发还看到这种做法的一些弊端,他认为,美国法律文章注释的做法,已发展到八股的地步,为注而注,每言必引一注,未免匠气太浓。从方式来讲,已发展到过犹不及的地步。从中国学术文化的现实出发,我认为,国内学者有意不注的做法难逃作假剽窃之嫌,从矫枉过正考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应该倡导美国学者严谨注释的做法。当然,我们都认为,这种学习重在采其精神,不是形式。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两位译者之间兄弟友谊的一个见证,也是许多朋友帮助和鼓励的结果。2002年1月,我受国家留学基金会资助,孤身一人到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作一年访问学者,经友人杨玉圣教授热心引荐,结识了他的好友、美国贝克·麦肯思律师事务所律师满运龙博士。初到美国,人地两生,恰逢冬季,素称“风城”的芝加哥大雪纷飞、天寒地冻,运龙当晚赶到旅馆,诚邀我住进他在闹市区一栋摩天大楼内的新居,并以山东人特有的忠厚与豪爽给新到的游子带来如同在家一样的温暖。

运龙在芝加哥的家,距西北大学法学院步行仅十分钟。清晨,我们总是一同出门,在路口分手后,各奔事务所和学院。傍晚,回到家一起做饭、饮酒用餐。餐后,或伏案读书,或讨论法学问题,或就国事、家事、天下事开怀畅谈。后来,我搬到西郊去住,每逢周三或周四总要受运龙之请,于中国城的小餐馆(必同饮一瓶小二锅头)或闹市区的西餐店,或参加他与朋友开的Party,之后借宿他家,第二天便可免去乘地铁到法学院的奔波之苦。

秋季学期,我选修了麦金尼斯教授开设的《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法律问题》课程。麦金尼斯教授,你一看到他金丝眼镜后面白皙的严肃面孔,脑子里就会联想到“睿智”这个词。他讲课时很少站在讲台上,而是不停地在课堂上来回走动,声音悠扬顿挫,像蚕在吐丝一样向听众吐着自己脑子里面思考的东西,有时候似乎因为脑汁绞尽差点就要撞到教室的墙上。但当我们坐在一起喝啤酒的时候,麦金尼斯就像换了一个人,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有时像是孩童般真诚的微笑,不停地询问有关中国的情况。修这门课很累,每次课前都要预读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材料,课后经常就一些问题同运龙讨论请教。因运龙在律师所里从事最多的正是国际贸易、跨国并购等业务,我们常会谈及到中国入世及国人对WTO许多规则和争端解决程序之陌生。读了麦金尼斯教授的《世界贸易宪法》一书后,我们立即生发了把它译为中文的念头。这个想法与麦金尼斯教授一谈,他欣然同意,但说还要征得合作者莫维塞西恩教授的同意,几天后译者得到了两位美国教授联名的翻译授权书。这之后运龙和我相处的时间,大多都是在共同讨论译文的过程中度过的。面对密西根大湖令人心旷神怡的万顷碧波,WTO专业术语的枯燥无味便被抛在了脑后。我在2002年12月回国后,译稿的讨论就全靠电子邮件了。运龙在WTO法、美国法和美国史等领域的广博

学识、长期从事律师实践的宝贵经验，为本书的翻译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值此译著出版之际，我要特别感谢运龙夫人——印第安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燕云博士在我留美期间所给予的关心和照顾，感谢她为本书出版所给予的巨大支持（运龙为翻译和校对此书经常滞留在芝加哥的寓所，不能像往常那样在周末如期开车返回印第安纳的家与她和家人团聚）。同时，衷心感谢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为我赴美写了热情洋溢的推荐信，衷心感谢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姜波参赞作为老朋友对我在美期间生活、学习等各方面给予的悉心照顾。

在这里，我还要与运龙一起，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贺耀敏教授慧眼支持本书的翻译出版，共同感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玉圣使我们成为共同的朋友。最后，衷心感谢李文彬和郭虹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精心细致的编辑工作。

2004年5月18日

（《世界贸易宪法》，麦金尼斯等著，张保生、满运龙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美国政治与法律网（www.ciapl.com）发布 2005年8月4日

[\[回顶部\]](#)